



兩鎮三關通志卷二



晉安帝隆安四年夏五月魏主至廣寧

有白兔見乘輿前獲之遂至涿鹿使使祀堯舜○是

歲珪稱帝

義熙二年夏五月魏舉侍官

魏舉侍官侍直左右出納詔命以八國良家上谷廣

寧及代鴈門郡民年長有器望者充之

庶幾乎綴衣虎賁皆正入之意矣魏之慕華此其

也

三年春正月魏主至狼山

遂至延水觀魚○狼山在懷來城東延水即居延澤
在豐州西北

九年魏居越勤倍泥部于廣寧

命山陽侯奚斤繫越勤倍泥部虜二萬餘戶居之廣

寧計口受田○越勤倍泥部西北雜胡

虜民其夷習乎授田則慕華也雖然大德踰閑小惠

奚取焉是故授田不紀

十一年夏五月魏主至郡復歲租

過涿鹿登嶠山使使祀黃帝至廣寧登歷山使使祀

舜○魏主嗣嶠山在保安州東南歷山舜廟見都潘

說

存恤必書為斯地斯民慶也是故魏氏之興也勃馬

宋武帝永初三年魏主至廣寧

過嶠山使使祀堯

附表年對或問志表年以首事乎曰然何以曰陰陽

淑慝華夷內外之限而已何謂也曰天地大分陽為

淑陰為慝華為內夷為外迺淑遠慝引內推外君子

之道也夫天地之變不一也有物則有耦有正則有

反要之變亦常也卑者尊之耦亂者治之反以至君

臣上下興廢死生無不然也是故勢可以禪伐財

舜無嫌于易位理須于放伐則湯武不免于革命聖
關張弛無非道也故曰變亦常也迺若夷狄而玉中
國則冠履異施手足易置斯天地之大變乎是故可
暫而不可常可駭聞而不可習見可心絕力拒之而
不可一日忘也嘗觀于古人之表年者矣有大書有
分書以其離合也所謂一統割據者也有正統有閏
位以其君臣也所謂共主篡賊者也是皆所謂常也
宋吾之府慎者非常也變也華夷之限也是故疆域可
以汚而主而不可變其內外之形人物可以強而
而不可易其淑慝之性夫天地之無心也陽和雨

施之于中國酷寒毒淫施之于外徼是天地固限之
也聖人之無私也禮樂德化施之于畿甸征伐威武
施之于荒戎是聖人固謹之也於戲亂者之民也豈
不治之思割據者之民也豈不混一之思夷者之民
也豈不華之思治不可得也而有亂混一不可得也
而有割據割據不可得也而有夷狄入主可悲孰甚
焉故自來初以後舉著南魏治愈降而思愈下其區
區之心乎曰晦翁綱目魏宋並書謂不可與奪之也
舉著南魏得無異于晦翁乎曰綱目天下之史也所
治者大正閏是急通志郡國之史也所治者狹華夷

是嚴於戲推髻而蒞疆表而廬滙暴而政吾鳥知其為吾君哉

少帝景平元年春二月魏築長城

柔然數犯邊魏乃築長城自赤城至五原二千餘里備置戍衛

文帝元嘉七年魏主至廣寧

觀溫泉作溫泉之歌○溫泉在今隆慶州西北佛峪

魏趙逸為赤城鎮將

綏和荒服十有餘年

此外宦者見錄之始繫之以魏所以責其即夷錄之以官所以表其宦績功罪不相掩而勸懲著矣

十二年魏主至郡復歲租

二十三年夏五月魏築塞圍

發司幽定冀丁男十萬起上谷西至河南北築圍縱千餘里

此之謂輕用民力矣長城之築已足為限縱復築之是知有地險而已而况役以五月邪

孝武帝大明二年春正月魏主至廣寧

駐溫泉宮○魏主濟溫泉宮魏建

順帝昇明二年更屬東燕州

魏置東燕州以上谷廣寧屬之

齊武帝永明二年魏定土賦

詔諸州所調各隨土產幽平并肆上谷慶寧司州萬

年靈丘鴈門皆以麻布克稅

十年魏祠帝舜于廣寧

涿鹿廣寧舊有堯舜祠至是詔祠堯平陽舜廣寧

更舊祠之夫也蓋至是始悟祠堯涿鹿之非矣舜仍

廣寧踵都潘說也

梁武帝普通六年秋八月魏幽州刺史常景來擊杜洛

周于栗園破之

洛周柔玄鎮人起兵上谷魏詔景及征虜將軍元譚

擊之譚據居庸下口遣將截軍都闕不勝既而安州

石離六城斛鹽二戎兵皆應洛周譚戰沒景曰如此

則敵勢益張不可為矣乃命統軍梁仲禮出師而自

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置兵栗園洛周至伏發破

之洛周東走范陽後為爾朱榮所殺○栗園不可考

軍都關漢有軍都縣今懷來城南有軍都山疑即是

也

洛周何以不書及曰主中國也異類為君處非其有

用夏變之者舉在所與矣洛周華裔何得以魏臣律
之譚沒何以不書敗曰成景功也畜謀設伏不急其
戰洛周桀驚景斯走之矣譚將別部何得以勝負累
之洛周不書死矣何以復成景功曰道並行也主中
國所以嚴分成景功所以厲節不相悖也

分屬朔州

魏以反者數起改懷朔鎮為朔州事在大同紀復分
廣寧屬之

敬帝紹泰元年夏六月齊築長城

發丁男百八十萬築城起幽州北夏口西至恒州○

梁簡文帝元年高洋篡魏為齊恒州即魏司州南
後改名

太平元年冬十二月齊復築長城

起西河揔秦戍東至于海前後所築凡三千餘里率
十里一戍要害置州鎮

兩年之間工役百萬皆于盛夏隆冬斯民之不堪命
可知也齊人與黑闥為讐世有攻伐終為所併而獨
急急于長城者何於戲亡秦者胡誤也久矣

陳宣帝太建十二年周司徒于翼來行障塞

西自鴈門東至碣石修飾邊備咸得其要

隋文帝開皇七年秋八月築長城

刺發丁男十五萬千石

附隋土谷考或問隋無上谷曰有曰有則矣無所紀也曰隋有上谷而非吾土也隋有吾土而非上谷也苟吾土矣雖非上谷宜紀也其實存也苟非吾土矣雖有上谷不可紀也其名浮也夫齊之北燕州長寧永豐二郡者吾土也至隋則為懷戎以屬涿郡矣是吾土非上谷也乃隋所置上谷則于易州而以涑水道遂城屬之是上谷非吾土也吾土非上谷則涿郡之懷戎可紀而無稱上谷非吾土則易州之上谷

稱而不得紀也大業間煬帝所幸虞荷所守之上谷皆易州也不得紀者也夫是之謂名實所當嚴也

唐高祖武德元年高開道入于懷戎以叛

懷戎浮屠高曇晟因縣令具供具與其徒殺令及偽號大乘皇帝以尼靜宣為那輸皇后建元法輪聞開道陷漁陽稱燕王使使約開道為兄弟開道引眾從之至則殺曇晟并其眾自立遣使通于突厥開道滄州信陽人初依河間賊格謙謙死亡入海後出剽劫滄州眾稍附之遂攻陷漁陽○懷戎縣名今懷來三曇晟不書微也

三年冬十月高開道遣使京師

竇建德圍幽州幽州守將羅藝告急于開道開道率

二千騎赴救建德引去開道因藝遣使乞降詔以為

蔚州總管賜姓李氏封北平郡王

開道請降受之宜也然渠未能如耿況之遣子竇融

之入朝拜爵賜姓無乃太優乎是故其賜去也

四年冬十一月高開道反以突厥入寇總管劉世讓禦

却之

開道既降復持兩端欲襲幽州會幽州饑羅藝使使

告羅于開道開道遂反與突厥連兵南下特世讓率

二乘拒竇建德出黃沙嶺詔以兵備開道世讓聞命馳

八百騎赴之遇虜大至乃進保武州開道與苑君璋

突厥合衆攻之城數壞世讓立柵完拒時鄭元疇先

使突厥突厥使來說世讓世讓曰丈夫柰何為夷

狄作說客邪久之虜引去元疇得還具道其言詔賜

世讓良馬金帶○突厥平涼雜胡魏末強盛破柔然

居匈奴故地

附武州考按史稱武州凡數見而味其辭旨稽其道

里亦往往不同蓋古有兩武州也其一為州即漢之

下落縣今宣府也史曰後魏置文德縣唐陞武州是

也其一為縣即漢之武州縣今偏頭關地也史曰單于將十萬騎穿武州塞是也。是故劉世讓拒高開道地連懷戎則所守之武為下落元知院魏賽因不花兵迫李羅帖木兒扼險偏頭則所駐之武為武州縣也。讀者當以意逆之。但武德之初宣府未為唐有而世讓拒開道史文已曰武州則所謂武州唐陞者又有可疑而唐以前魏周齊隋諸志皆不曰陞下落為武州豈下落之陞為武德後事使臣紀開道反因其新名逆探而呼之邪。今不可考矣。

七年春二月高開道伏誅置媯州

時群盜相繼平開道款降自疑反覆恐得罪且恃突厥然將士多山東人思歸厭亂初開道募壯士數百人號養子衛閣下使愛將張金樹與劉黑闥亡將張君立分統之金樹潛令人與諸養子戲至夕入閣絕其弓弦聚諸刃稍床下即暝金樹以其徒噪攻之諸養子將搏戰夫弓稍君立舉火外城應之開道知不免環甲挺刃據堂坐與妻妾奏妓飲酒金樹畏不敢前天且明先變其妻妾諸子而自殺金樹取諸養子斬之亦殺君立來降詔以其地置媯州授金樹北燕州都督

邊庭號稱勇力多材武兩漢之取天下往往賴之然亦勇于公戰耳不樂禍也其稱亂者如彭寵盧芳開道旋即誅滅寵開道皆變生幕下歸正義王斯固足為萬世告也

高宗永徽元年置狼山都督府之北在唐之開元時不突厥車鼻可汗突厥別部也貞觀間通貢且請入朝太宗遣使迎之使至車鼻無行意使欲劫之車鼻覺殺使太宗怒遣石駝衛即將高徭發回鶻僕骨兵擊之至是破其部獲車鼻獻京師詔免死處其衆鬱督軍山置狼山都督府統之又置軍于大都護府于雲

中領狼山雲中秦乾三都督府蘇農等二十四州○鬱都軍山在宣府北境外

唐室之于異類不遠驅之于漠北而使之近處狼山秦乾之間不令各從其土俗任貢而置吏如漢儀遂使西北疆宇多淪虜中而終唐之世夷警亦不絕矣豈非所謂曲為彼謀究必成乎自斃者邪

永隆元年春三月突厥反總管裴行儉來討平之

單于大都護府突厥阿史德溫傳奉職二部俱反立阿史那泥熟匄為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相率響應詔長史蕭嗣業討之嗣業先戰屢勝後不設備為所敗

乃以裴行儉為總管出定襄進討戰于黑山大破之
其下斬泥熟匄首降禽温傳奉職餘衆奔保狼山行
儉復逐出之○黑山在懷來城西北
夫聖人視內親而治之詳視外疎而治之畧所以遠
侮而省勞也漢武都護已勤內人太宗置府尤為失
策夫夷狄吾取其向化之誠不絕其貢可也誅其竊
掠之罪驅而出之可也置府名官北于內地則其部
落之相攻嗣繼之黷亂皆將有曲直之訴與奪之法
矣置之則損威治之則起釁夫率鼻之伐以賊使人
黑山之後以立可汗皆非禦田禽也於戲真以彼之

動靜為勞逸矣夫

弘道元年春三月突厥入寇右武衛將軍程務挺來屯

突厥骨咄祿合餘衆反都督蘇仁貴擊破之詳見大

同紀至是復寇媯州詔務挺為單于道安撫使來屯

中宗嗣聖十一年雨雹

十五年秋八月突厥來攻

突厥默啜可汗者骨咄祿弟也骨咄祿死自立為可

汗及是武后臨朝默啜請以女婚諸王后命武承嗣

子淮陽王延秀入突厥納之遣春官尚書閻知微齎

金帛巨億送之延秀至默啜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

用武氏兒邪我突厥世受唐恩聞李氏盡滅惟兩兒
 在我今將兵輔之乃拘延秀移書數武后曰我可汗
 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門戶不敵周冑為婚我以此
 起兵欲取河北耳靜難軍使慕容玄崱以兵五千迎
 十降默啜遂圍媯檀掠趙定凡發五總管兵五十萬擊
 之不克默啜取所掠趙定男女八九萬坑之出五回
 道去○五回道即五回嶺在易州西北又無封夫
 默啜何以不書寇曰罪武氏也夫夷狄而陵中國大
 變也婦人而主中國亦大變也陰佚其所以為陰陽
 失其所以為陽外反其所以為外內反其所以為內

一也默啜之移書有足取焉故不以得夏例之也於
 戲春秋甲唐書至程子以為居夷浮海之意默啜書
 攻其亦有所屬與

侍御史桓彥範來行障塞

斷居庸五回等路以備突厥

代宗廣德元年始屬盧龍道

分河北諸州為節度以幽英媯檀平薊為幽州管號

盧龍道

曰始謹之也夫三代之封建也木國儉乎百里而復
 有方伯連帥者制之于其上兩漢之郡縣刺史行部

有時其度遼烏桓營兵護匈奴中郎將諸官又皆持命于天子秩為京朝以使行事不與刺史分理民之任是故無尾大之虞擅命之逆今聯天下為數道而總之以節度使土地人民甲兵儲積之類全以付之擅黜陟而任用皆私人專殺戮而威斷惟已出太宗府兵之制掃地盡矣於戲節度置而唐室以亡邊境屬而吾土以亂是何可以無謹也

穆宗長慶元年春正月節度使劉總請分置節度不從河北擅命至是且六十年總既弒父兄晚多驚悸欲削髮為浮屠上書諸分所治為三節度幽涿營為一

道以張弘靖治之瀛莫為一道盧士政治之媯平薊檀為一道薛平治之蓋籍諸宿將難制者朱克融輩送京師乞加獎授使燕人知慕朝廷祿位時常冲逸宰相崔植杜元穎無遠謀欲寵弘靖全付之不從分置又不省視朱克融輩至假乞衣食尋勒回本軍來克融輩皆憤怨弘靖復驕逸于是幽州再亂人相觀廣德分建節度之無制則知廣之所以失戎土觀長慶不從劉總之請則知唐之所以終失戎上也惜哉

僖宗廣明元年秋七月節度使李可舉來計李克用于

樂兒嶺破之平定之曰樂兒嶺李克用相拒

克用殺段文楚拒命以叛事在大同紀至是數侵掠

伐北詔招討使李琢會可舉討之可舉與克用相拒

于雄武軍其叔父友金及其將高文集以蔚朔州降

于琢克用聞之遽還可舉追至樂兒嶺奮擊大破之

克用亡入達鞏○樂兒嶺卽鷓兒嶺在宣府東南

可舉稱討正克用之罪也沙陀拒命遂為邊患計之

宜也唐室雖衰號令未改不可廢也

昭宗乾寧元年冬十一月李克用陷武州十二月陷新

媯儒州平定之曰新媯十二月陷新

黃巢入京師詔赦克用討賊克用破巢有功拜河東

節度使封隴西郡王李可舉之死也衆推李全忠為

留後全忠死子匡威嗣匡威為其弟匡籌墓燕人不

服克用遂攻幽州十一月陷武州十二月陷新州使

李嗣源李嗣昭出飛狐定山後取媯儒州○新州今

保安州漢涿鹿縣也儒州廣寧地皆唐置

克用除河東幽州非其部也與師遠出破陷州郡何

天然不書寇曰李氏僭竊地非唐有又匡籌賊子叛臣

非王官也然則何以不書討曰克用身承德赦甫立

戰功建節封王寵錫踰等日擊李氏之亂不請于朝

不聲其罪輒下州郡以自封殖是亦匡籌儔也曰陷猶為罪之也

天祐十年春二月晉王李存勗來討劉守光于媯州破之遂取山後八軍

初李克用破李匡籌表劉仁恭為節度使後仁恭叛克用附梁其子守光復因仁恭稱帝及是晉王存勗來討戰于媯州破之守光遣其將元行欽募山北軍以應契丹又以騎將高行珪為武州刺史晉李嗣源分兵徇山後八軍皆下之進攻武州行珪以城降○五年克用卒子存勗嗣山後八軍武定雄武清平緡

陽忠順彰國橫野順義大率唐永所置也

或問天祐無十年曰從吾稱也梁篡唐晉不改唐朔

從晉稱仍天祐也其實則梁乾化二年耳伐劉守光

何以得稱討曰李匡籌之破也克用請以仁恭為節

度則既命之朝矣守光以子而叛父以臣而叛君因

父自帝王法所必誅者也稱討亦無所逃也不責晉

人之不請乎曰然所于請也蓋至是梁篡者六年矣

十於戲五代無義戰獨是舉也夫

十三年契丹入寇陷媯武儒州

斬首萬四千七百餘級于是自代北至河曲踰陰山

悉為契丹有
契丹改武州為歸化州
媯州為可汗州

十四年春二月晉新州裨將盧文進殺防禦使李存矩
以叛

存矩驕惰特晉王命發兵盧文進為裨將押行存矩
自部送之行者皆憚遠後存矩復不存恤至祁溝關
小校官彥章與士卒殺存矩文進不制因還新州守
將楊全章拒之文進率其眾奔契丹

李存矩之死士卒也而曰文進綱目書法也夫燕兵
之發文進為押行將憚于遠役通下為謀戕殺主帥

委曰不知全章一拒之即奔異國潛引醜虜虐我邊
人固亂賊之魁也綱目誅心正其首惡是固權之密
矣

三月契丹陷新州

盧文進以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棄城走晉

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師救之敗績新州遂陷

中原多故虜患遂興哀此邊民首罹其禍古人曰德
之不建人之無援此之謂矣

後唐潞王清泰三年冬十一月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割

諸州以賂契丹

敬塘反求助于契丹九月契丹主耶律德光入自鴈
門大敗唐兵敬塘夜出見德光約為父子十一月即
皇帝位以新媯儒武及幽涿薊檀瀛漢蔚朔雲應寰
諸州入于契丹通典東北盡凡言契丹所古入曰
於戲此吾土沒于契丹之始也從此而金而元三百
餘年幸至我世宗文孫所文安金全嘉州去晉
朝始還中國夫敬塘不忍其身之不寔至于叛君臣虜
尤恐其力未率而事不集也復敢于割地要諸使千
里河山之固數百萬生齒之命一旦淪于腥穢豺虎
之區為患豈細故哉則其衆死未寒家為俘虜非不

幸也閻嘗舉古人用夷狄之兵者合論之曰趙武靈
之于樓煩林胡漢高之于北貉上也唐太宗之于突
厥次也肅代之于回紇下也而敬塘有餘誅馬故胡
兵梟騎曰致頡利曰資葉護曰借夫致者自致之也
武靈漢高得以制其進退資者相勉以義也太宗得
以禁其暴掠肅代之借則有子女之酬金帛之奉矣
故虜掠莫禁放肆自資至使親王泣拜馬前可謂下
晉矣然尚未有土地之割也敬塘此舉所謂淪人類于
犬羊棄天險于讐敵莫大之變也昔晉惠公求納于
秦許賂以地識者知其無成若敬塘者即其所以圖

存乃其所以厚亡也於戲謬哉

契丹改新州為奉聖州其尤之變也昔晉惠公未以于

晉高祖天德二年契丹主至炭山

獵○炭山在今萬全右衛城西南

或問是年契丹改號遼矣何以仍書契丹曰綱目書

法也劉友益以為外之也於戲荆楚於越春秋是書

豈獨綱目然邪

四年秋九月契丹主至歸化

五年冬十二月契丹主至赤城

六年秋八月契丹主至奉聖

七年契丹主至炭山

障鷹

夷狄重畜而賊人棄稼而崇獵營衛靡定遷徙無常

故其所止荆棘生焉以今觀之

皆一律也於戲彼時生人可哀豈

周太祖廣順元年夏四月契丹弑其主

時周篡漢北漢遣兵伐周契丹主款會之集諸酋長

議于百泉湖諸酋長多不欲行強之南至歸化州祥

右山燕王迷軋因衆怨弑之而自立 契丹主兀欲

百泉湖即九十九泉

夷狄書殺此何云弒曰書殺常也書弒變也不曰夷狄之有君手

三年冬十一月契丹主至奉聖

契丹主景

宋太祖開寶三年防禦使馬仁瑀來畧媯州以生口還

太祖圍北漢晉陽命密州防禦使馬仁瑀率師畧媯

州至懷戎契丹業聞仁瑀名不敢出仁瑀因縱兵掠

俘生口牛羊數萬還

仁瑀待以師巡掠生口還耳非大舉有大功也何以

紀曰邊上淪夷且夕南望况宋祖賢名開寶治日乎

雖微必紀若邊人慕華之心也是古時人非美事孔

明之拔千餘家則書生口非大功仁瑀之俘萬餘口

則紀所謂雖加一日愈于已亦曰彼萬餘口者固免

于左社者也

四年秋九月契丹主至歸化

○契丹主賢夫公事其封號可映也

六年契丹主至歸化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契丹主至炭山

冬障鷹氏與丹王大王備以軍來夾公事

雍熙二年夏契丹主至炭山

契丹主隆緒契丹主至炭山也言試受也不曰夷
冬十一月契丹北大王蒲奴寧來決公事

居于奉聖州時節度使蒲打望在州詔共相裁
識曰統也古者立賢無方為官擇人刑公重事革夷
異情以種人決公事其枉縱可知也

四年春契丹主至炭山

觀鹿

端拱元年夏五月契丹主至儒州

祭風伯于白馬村

淳化元年契丹主至炭山

獬豸

二年契丹主至儒州

天獬于東川拜天

四年秋七月桑乾洋河溢

漂禾稼入畜屋廬甚衆

五年春三月契丹主至長春宮

觀牡丹 ○長春宮不可考其建于何特在雲州西南

夏四月契丹主至炭山

真清暑 ○自是歲以為常後不備紀

冬十月契丹主至可汗

真宗咸平三年秋七月契丹主至湯泉

○湯泉在赤城西南

五年春二月契丹主至鴛鴦灤

○鴛鴦灤在雲州西北境外

大中祥符五年冬十二月奉聖畿

七年春正月契丹置奉聖轉運使

天禧三年春二月契丹主至鴛鴦灤

仁宗寶元元年夏四月契丹主至野狐嶺遂至龍門

○契丹主宗真野狐嶺在今膳房堡北龍門縣各唐

置即今龍門

哲宗元祐四年秋七月契丹釋奉聖役徒

○契丹主洪基

紹聖三年春正月奉聖畿

徽宗政和三年冬十月契丹主至奉聖

○契丹主延禧

重和元年春二月契丹西京留守蕭乙薛來擊董龐兒

于奉聖平之

龐兒涿水人起兵劫掠奉聖間

龐兒不書及說見魏擊杜洛周

宣和四年春正月契丹主至鴛鴦灤遂奔雲州

契丹主至鴛鴦灤方獵聞金主已克中都大懼會金

主都統杲及宗翰來追至白水灤契丹主乃奔雲州○

金主阿骨打自興長西京留中蕭心齊來學董顯

按遼人自得我土之後即建燕京以為巢穴其君歲

馳騁于奉聖可汗之間遊豫于炭山鴛鴦灤之內濱

于死亡且猶顧戀蓋裘褐之入沙磧之產一旦得此

以為樂土是故周世宗之尾橋宋曹彬之岐溝機有

并可乘而功卒不奏豈非視比寸金悉其戾氣嚴拒力

戰而中原之士竟莫能加彼邢吁包桑之固漏防之

隙在我中國其可忽諸

秋七月金陷奉聖

金主駐軍草濼遣其將完顏忠攻奉聖州破遼兵于

鷄鳴山奉聖州降遼主聞之由埽里出居四部族○

鷄鳴山在保安州東北

冬十月金主至奉聖

十二月金主至河汗

五年夏四月契丹攻金兵于奉聖敗績金主至儒州

金師初入燕契丹林牙大石壁龍門東攻奉聖人都

統幹魯遣照主婁師為和尚等率兵擊之獲大云降

其衆金主遂至儒州

六月金主至鴛鴦灤林

冬十一月諸州歸正尋陷于金

金滅遼歸燕山府及山外奉聖歸化儒媯諸州後郭

藥師以燕山叛金皆復取之○金主吳乞買

曰歸固宜有者也曰尋陷于金罪不能守也嗟夫海

上之盟論者往往咎宋以為不且背舊好開新讐然

則險可以終失革可以終夷乎於戲金人滅遼十六

州恢復之大機也尋失燕山金人侮宋之大機也遵

養以俟時安輯以固本精甲利兵觀釁而動通約于

女直之初興自取于遼人之殘破謹禮嚴防詰兵保

險金人固出吾上乎

孝宗乾道二年春三月金主至歸化

○金主雍

秋八月金主至望雲

獵于南山將幸金蓮川薛王府掾梁襄上疏極諫乃

止○望雲縣名遼置即今雲州金蓮川在其東北

附梁襄諫幸金蓮川疏金蓮川在重山之北地極陰

冷五穀不生氣候殊異中夏降霜一貫之間寒暑交

至尤非聖躬將息之所允奉養之具無不遠勞飛輓

越山踰險其費數倍至于頓舍之處車騎闐塞主客不分馬牛風逸以難收藏獲逋逃而莫得公鄉百官富者車帳僅容貧者穴居露處與臺皂隸不免困踣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人致疾染及衆人夭傷無辜何異刃殺此細故耳更有大于此者臣聞高城峻池深居邃禁帝王之藩籬也壯七健馬堅甲利兵帝王之瓜牙也今行宮之所非有高殿廣宇城池之固是廢其藩籬也掛甲常坐之馬日暴雨蝕臣知其必羸瘠矣禦侮待用之軍穴居野處冷啖寒服臣知其必疲瘵矣以陛下神武善射舉世莫及若夫啣檠之變

猛鷲之虞姑置勿論設于行獵之際烈風暴至塵埃漲天宿露四塞跬足不辨以致翠華有嶠陵之避葭城之迷百官狼狽于道塗衛士參錯于隊伍當此宸衷寧無戒悔臣聞漢唐離宮去長安總百許里然武帝幸甘泉遂中江充之奸太宗居九成幾致結社之變太康畋于洛汭后羿拒河而失邦魏帝拜陵近郊司馬懿竊權而篡國隋煬海陵雖惡德貫盈人誰敢議止以離違宮闕遠事巡征其禍遂速可為殷鑒也
三年金改歸化為宣德
六年夏五月金主至柳河川

六○柳河川在宣府東北

八年夏六月金主至金蓮川

避暑○自是歲以為常後不備紀

前嘉梁襄之疏今為逾月之留說而不擇從而不改

者也

淳熙七年夏五月金括荒地

金主論群臣曰白石門至野狐嶺其間淀澤多為民

耕種而官民雜畜往來無收放之所可括荒地及買

佃之數

何以紀譏不仁也夫思足以及禽獸而功不加于

三姓何與

八年夏六月金治懷來道

金大興府平灤薊通諸州水而山後大熟命修懷來

大以東道路以來糶者又命都城減價以糶

十三年魏子平卒

子平任金為參知政事罷為南京留守致仕再起為

平陽尹復致仕至是卒于家

余子金臣得子平為夫子平心乎華者也蘇州卑濕

之對欲以消海陵南牧之心襄陽浮橋之料卒以免

宋人奔命之患其心未嘗一日忘華也日人臣無松

交子平仕金而心華得微有二心乎曰浮橋樵採子
平料之審矣海陵之對則固知天怒人離不可南師
也夫孝宗宋賢君也和好入主利也孰謂子平不忠
子金哉為時而仕存心極援跼蹐終朝不恒厥祿若
子平者有足悲焉卒以絕之取善周也不書金官與
用夏也

光宗紹熙五年夏旱金使者來禱縉山

○金主璟縉山在今永寧縣西北即光頭嶺

寧宗嘉定二年金改奉聖為德興府

三年元人來侵

元鐵木真稱帝于幹難河及金主卒衛王永濟立金
詔使至木真南向嚙曰我謂中原皇帝天上人做此
等庸懦亦為之手即乘馬去使者還白永濟怒須其
修貢至殺之元主知之遂與金絕數侵掠金西北境
四年春二月金將定薛及元主戰于野狐嶺金兵敗績
元主攻金德興進圍撫州金兵號四十萬陣野狐嶺
北元主遣其將察罕前覘還言彼馬足輕動不足畏
也木華黎曰彼衆我寡不致死力戰未易破也率敢
死士策馬橫戈大呼陷陣元主麾諸軍並進大敗金
兵僵尸百里元遂取大水滌豐利諸縣○撫州金敗

柔遠鎮

秋七月元拔烏沙堡金參知政事胡沙頗奔宣德

頗與平章獨吉思忠戍邊烏沙堡失利金主獨罪思

忠詔頗主兵事至是頗聞堡陷元兵且至喪氣不敢

戰退走宣平縣縣土豪請以土兵為前鋒行省兵為

聲援頗不敢用但問此去宣德間道土豪唾曰溪澗

曲折我輩知之行省不用地利力戰但謀走邪今敗

矣頗竟退走元兵追之僅以身免遂奔宣德○烏沙

堡不可考宣平縣名金置屬宣德皇帝天工人始

八月金兵及元主戰于會河川金兵敗績

○會河川在保安東南

九月元援德興府遂陷弘州

金武衛將軍完顏彌漬走由是懷來縉山諸縣悉降

于元○弘州遼置本襄陰村今順聖西城也

冬十一月金石元帥胡沙虎及元兵戰于定安金兵敗

績

沙虎以勁卒七千與元兵戰于定安縣之北薄暮與

其麾下先遯衆遂大潰○定安縣名在蔚州東北

金副統楊安兒亡歸為盜

安兒山東人素為盜太和中金人南侵安兒降金累

官至防禦使元兵迫金主詔招鐵尾敢戰者千餘人
金以唐栢為都統安兒為副以戎邊至鷄鳴山安兒不
進亡歸為盜山東苦之○
金胡沙虎來屯可汗與之戰于大文德之北獲其
沙虎請步騎二萬屯宣德金主與之三千人令駐可
汗一員金主與之戰于大文德之北獲其
沙虎退奔無刑請兵輒與不待移書而知其不恭不
待反戈而知其異志何庸主之不悟邪
五年秋九月元陷可汗
金尚書完顏綱及元兵戰于縉山金兵敗績

綱行省事徒單鎰使人謂綱曰高琪駐兵縉山甚得
人心士皆思奮與其行省往不若益兵為使綱不聽
徒單鎰復使人北之曰高琪措畫已定彼之功即行
省之功綱不從至縉山反元兵戰大敗後胡沙虎反
誘綱殺之

六年秋七月元陷宣德

冬十月金元帥木虎高琪及元兵戰于懷來金兵敗績
九年春三月金西京副統程琢駐師弘州
琢以私財募集壯士二萬復取渾源白登駐師弘州
欲圖恢復

於戲金之亡也已在目前尊官大爵者未見一戰少
強人意其可取者西京之程瑛宣平之士豪而匹小
人在位志士扼腕此其所以亡與紀之傷之也

理宗紹定二年夏元主至百泉湖澤于剽未金共相勸

六避暑○元主寓閭台

六年元居河見渾軍及回回部于蕞麻林

命哈散納怯烈亦氏統之○蕞麻林即今洗馬林

寶祐四年元城開平之自高祖創畫四武城之取明

元主欲建城營宮室為都會之所忽必烈薦劉秉忠

因命相宅秉忠以桓水東灤水北龍岡為吉招營開

平府○元主蒙哥忽必烈即元世祖

龍岡之吉余所未聞世傳秉忠國祚長短民風淳淫

之說與此亦不合豈傳者妄與然開平東連遼碣西

帶豐勝固形勢之地也紀以侯夫經畧者至問以

開慶元年劉敏卒

敏宣德人官行尚書省致仕元主蒙哥南伐敏與疾

請見元主曰卿有疾不召而未將有言乎對曰臣聞

天子出建義當扈從敢辭疾乎但中原土曠民貧勞

師遠伐非計也弗納敏還是年卒未夫出告也

余于上谷事夷之臣取二人焉魏子平敏是也皆心

乎華者也然海陵不從子平江上之師果潰蒙哥不
從敏合州之禍遂成其在二君亦未失忠告也於戲
為時而仕若二子者庶幾矣乎
景定元年夏四月竇默許衡來未部言子捷曰吾聞
默肥城人衡河內人金末避亂大名與姚樞朝暮講
習元主在潛邸召之不至使其友人往見之使者欲
服踵其後默不得已拜命至是默衡同召至問以治
道以綱常為對合意對者皆授官平東道並出西
何以紀喜其至也不書元召為賢者諱也于是開平
之人聞綱常之論誠意正心之學矣是故仕元之

罪可知也

六月元餉開平

輦燕京北京諸路米十萬餘石後又給諸路戰襖裘
帽于是開平始贍

世祖始立款居其重于開平故多轉外粟多召外兵
以自殖也

二年春正月元主至開平賈格奉拳臨帝之言獻贍其
秋七月宣德隕霜
八月元祠孔子于開平高下車入魯節車於秦鞞夷
廟成詔守臣行禮

聖道之在天下日月並懸江河同流固不以世之崇
重茂棄有隆污也然漢高不事入魯備牢符秦雜夷
勸學具與自淪北狄遂失表章釋奠之舉于今始見
雖云喜之亦悲之也而實許拳拳綱常之言頗觀其
效矣

冬十月元主至宣德蒞禁兵來屯懷來
計諸王阿里不哥

三年夏四月元復望雲歲租
元置海青驛
自縉山至望雲

議從會也
秋八月龍門霜

冬十一月元置隆興府
治撫州割宣德之懷安天城屬之號興和路○懷安
天城皆縣名懷安晉置天城遼置

十二月元築行宮
于興和路

四年春二月元主至開平
夏五月元鉤開平

發北京米五千餘石

世祖初年經營開平轉粟置驛史不絕書則開平在
夏元已為難供矣豈其地不可田邪

元號開平為上都

中書省臣言開平闕廷所在宜加號上都從之詔以
達魯花赤兀良吉為上都路達魯花赤總管董鈐為
上都路總管兼開平府尹又詔上都路總管遇巡幸
行留守司事事已復舊

元改望雲為雲州

秋七月上都隆興雨雹

八月元改宣德為府

五年春二月元主至上都

避暑至八月祀天乃還○自是歲以為常後不備紀

度宗咸淳二年夏六月元徙宣德人于興濟

款開屯田○興濟縣名即今興濟
屯田不書無其實而勞民以逞

元改德興為奉聖州

三年秋八月元主至鷄鳴山

至渾河將獵馬蹶御史大夫脫脫諫而止

四年夏四月上都饑

端宗景炎二年元劉正為上都行省

時諸王昔里吉叛正至居庸守者告前有警急請姑
四退正曰戰當進而往後至者益怯矣至上都邊將
請黃白金符克戰賞主者告之中書檄工部造給之
後元主以為欺罔款詰治正曰軍賞貴速先造而後
稟命豈不可乎元主說

機莫要于便宜功莫難于掣肘故鴈門之租賦悉入
軍中陳平之千金不問出入世祖始疑于欺罔繼明
數于軍賞此其所以有天下與恒事不紀因故乃紀此
類是也亦以賢正也

三年冬十二月奉聖饑

帝昺祥異二年夏四月元定土戍

一他郡兵戍上都者疲于轉輸至是悉罷

十兵莫便于土著其不便于遣戍何者山川險易知諸
之不悉也水土風氣習染之不一也家室墳墓顧籍
之不專也離曠憂思勞役之不均也力疲于道塗期
廢于番易法撓于逃逋弊積于顧役于是部伍如傳
十舍標卒盡市井矣而其轉輸之難尚不論也於戲慎
抽選以嚴上著之兵廣屯田以省轉輸之費二者缺
一不可也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春賀仁傑為上都留守

示仁傑以山後鹽禁不便奏罷之民為立祠
此元守臣之最賢者也其惠民之實可稽也紀以示
賢

十八年秋九月上都饑其轉解之難尚不備也

詔懷來也兵還

按宋景定二年元發兵也縉山懷來至是凡二十二

年始詔還久戍不急轉輸疲勞彼固不之恤也

十九年秋七月治縉山道

二十四年秋七月以匠官知弘州

帝弘州匠官獻兔毛錦詔授知州

於戲焚雉頭者責其暴于殿前好高髻者推其源于

官內而况以匠官之賤競淫巧之功得牧民之職乎

說者謂世祖混一區夏德業過人而不知競玩逞私

如淘金受錦事在吾土已不絕書矣噫夷狄之有君

不如諸夏之亡也

二十六年夏五月築倉于昂兀刺

宣德路丁男悉役

宣德近輔也昂兀刺遠境也五月暑日也築倉亢工

也吁鐵木氏之治可知矣

二十七年春三月開聚陽山

鑿冶取銀○聚陽山在雲州

甚矣叔世重來而忽本愚民好奇而傳訛也夫幣以權貨通之使行此其實也忽則貨重少則貨輕輕者無補于饑寒重者不關于衣食是故明主重五穀慎蠶桑知其本也塞下之民不令之墾田易畝以食戎卒減轉輸而使之丁丁銀冶盜發閉藏逋聚奸詭吾不知其何說也又仙人黃白之術不可窮也而世人往往曰丘長春者以竈術事世祖佐軍國之需夫使長春果然則又烏用聚陽之銀冶哉甚矣叔世重來而忽本愚民好奇而傳訛也

十有即華之意若遼若金若元則皆區分南北輕重其曲由是種人國姓犯法自肆賊吏遍天下而國亡矣茲詔也若強人意而詔所不及者固自若也故曰是令也有足悲喜焉

六月隆興雨雹

冬十月廣牧場

大詔以宣德奉聖懷來縉山諸處廣牧場牧宿衛馬武王之定天下也放馬以示不用矧空養人之地以爲牧場乎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款不米石四金不可得也紀之志邊人遭遇之酷也而虜之不足與爲治

可知矣
八年夏五月懷安雨雹
九年夏六月隆興雨雹
大德元年春二月復上都隆興歲租
冬改元施恩

三年秋八月宣德雨雹

五年夏六月宣德奉聖大水

八年春正月復宣德奉聖歲租

九年夏六月桓州宣德雨雹

十年春正月賑奉聖懷米

二十八年春正月募人來輸上都粟

石給直四金

於戲菽粟如水火則民焉有不仁楊腹而適諸市雖
一慈父不能保其子也蒙古民需用其民載罹饑饉石
米四金古所未聞也方且增上都之宿衛廣聚陽之
銀冶款為何哉於戲謂彼時之民不懼于兵力吾不
信也

夏五月上都桓州饑

○桓州金置

二十九年春正月賑桓州赤城站戶

二站戶告饑詔賑之
昔齊桓賜衣于老人曰願衣國中之寒者賜食曰願食國中之饑者世祖不此是念施惠于告饑之站丁所及微矣君子平其政固有道也

成宗元貞元年秋七月隆興雨雹
九月宣德大水
二年春正月詔均力役

其札刺而忽都虎部居奉聖州者舊不服役至是悉與民同
夫是令也有足悲喜焉夫夷狄入主中國惟元魏稍

給鈔五百錠
民饑在於無食既有肥馬而不知損野多荒田而不使闢給鈔何為余固知元氏無實政也

秋七月宣德雨雹
武宗至大四年春二月詔均力役
其諸王驛馬戶在縉山懷來者與民同輸俸

仁宗皇慶元年夏五月作孝殿
于縉山
二年春監察御史月魯帖木兒來按上都

遂劾奏太師右丞相帖木迭兒受富宰張弼賊六萬

貫殺人貨死元主怒碎太師印賜月魯帖木兒鈔萬
二貫春蓋察哈兒貝魯帖木兒來封王
於戲埋輪之使不問狐狸褻帷之吏寧顧傭子月魯
帖木兒此舉固元世之僅見者也其自薦付矣獨惜
夫仁宗之不斷權奸尋復進用也於戲善善惡惡郭
左公必亡而况反之邪臨以文

延祐元年夏六月宣平雨雹

二年夏五月宣德雨雹

三年秋八月改縉山為龍慶州

帝生于縉山之香水國故有是命

六年春三月復上都興和歲租

冬十二月飯上都行人

上都行路多饑民詔設食飯之

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此

右先王省耕省歛及民之實政也蒙古不知為政每

每好行小惠禮佛則釋繫囚巡游則施粥食此所以

言語區區而無補于亂也於戲大都至上都輦路之

衢屬車歲所必經之地也有饑者焉粥以食之其可

悲也夫

七年夏五月殺留守賀伯顏

初張弼殺人繫獄帖木迭兒受賊使家奴脅伯顏令
 出之伯顏持正不可撓而御史中丞朵兒只已廉得
 其事乃與內外監察及伯顏奏之詔建問帖木迭兒
 匿與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仁宗重拂太后意詔止
 罷相仁宗崩帖木迭兒以太后旨復相乃奏伯顏使
 服迎詔大不敬下五府雜治竟殺之籍其家都人為
 之流涕亦誣奏月魯帖木兒賴英宗知其賢獲免
 蒙古氏執法之臣故伯則賀伯顏朝使則月魯帖木
 兒而卒為權臣所陷月魯倖免伯顏極刑於戲受賊
 六者建治則不出尋月且復用太后旨與人主並行迎

詔罪至闔門籍沒元刑之頗極矣其亡猶為後也

秋七月括馬

以給衛士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古人識加賦也而乃奪民私
 畜以頒衛士其不紂狠其上者幾希紀之志實也

英宗至治元年秋八月作鹿頂殿

三二月至上都以行宮亨麗殿制度卑隘欲更廣之左
 丞相拜住曰此地苦寒入夏始種粟忝陛下初登寶
 位不求民瘼而遽興大役恐民失望乃止至是作鹿
 頂殿不食苑前非歸路之精也

正都不急庶頂非制紀之譏也

冬十一月宣德地屢震大如天未堅也至長龍

三年春二月治野狐嶺道入長城縣

秋七月興和隕霜

四年秋七月上都雲州雨雹

泰定帝元年夏六月黑水河溢

○黑水河在雲州

二年秋七月龍慶雨雹

火如鷄子平地深三尺

文宗至順元年夏六月上都雨雹

徹里帖木兒為上都留守

至徹里帖木兒素廉整領雲南行樞密院事雲南賊平

拜上都留守先是上都官買商旅貨不即酬直商旅

大困至有饑寒死者徹里帖木兒為上請有旨出鈔

五四百萬貫償之類

望當觀在人之盟商矣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故子產

至不敢知玉弦高以私免也雖存抑未不廢絜矩上下

相須真猶一體開平名號都邑亦有恤商之詔矣帖

則見所舉如此尚足以為國裁紀之匪專錄賢存世戒

二也冬十一月大雷

二年冬十一月大雷

順帝元統二年秋八月鷄鳴山崩之期專註贊其世在

陷為池前一開平各賦暗焉亦其時商之語也

至元元年秋八月宣德奉聖地大震改宣德為順寧奉

聖為保安入之盟商矣曰商無亦其亦無既買也于至

五年春正月桓州饑

賑鈔二千錠與天首補里即本高土請百言出程

不書賑議無實也

官買不肯不順隨直商來

至正十四年秋七月復上都歲租

郵密到軍雲而相年

十五年饑民為之請留

詔嚴酒禁

而賦外何賄民然其書或

十八年秋九月宋闕先生來掠興和

十一年潁州劉福通起兵立韓山童子林兒為帝詐

稱宋後遣先生以兵北掠攻保定路不免遂掠塞外

興和諸處

或問稱兵曰反劫掠曰盜林兒詐稱宋後福通群居

無終歲之計書曰宋闕先生有取乎彼乎曰夷狄入

主天下宜共驅之稱于以奮者豪傑之所上也於戲

勝廣非湯武之資惡秦者人之鮪堪非伊呂之佐罪

莽者與之而况絕彼異類糾我華徒提臂以呼為天

下倡首者乎曰宋大之也日來掠不沒其實也

冬十二月宋關先生陷上都大之醜獸非野呂之武罪

焚燒宮闕番七日大掠而東蒙哈之西王山亦地

一十三年春三月宋關先生復掠上都公于曰更六不

既被上都自遼陽入于高麗至是復自高麗還掠上

都林語文

嗟夫元民之大都可知也蓋其始也則四傑效謀諸

部力戰無堅于前無譽于後以故數陣之後金人莫

十支望風遁逃州郡嚮應世祖樂善知人時引治道故

雖得之馬上而規模可觀矣然泥其舊俗 彼種人

罔上殖私相踵成習蓋當創業垂式之初已有重貨

贖兵之失矣及其末世則賞罰不行忠邪倒置凶荒

遍于畿輔徒存賑貸之名盜賊交于都邑更無斷擊

之令譬之痿人元氣悠悠而乎是四肢不相連屬矣

是何也庶耻之道微淫雲之風熾家無禮教國鮮清

譏貪夫徇財倭人敗類各相視效以惡為美勢極而

顛莫可拯藥矣於戲即一事可以例于即一方可以

見遠借秦為喻將無瘵于斯乎對今何各關利報

二十七年冬十月我聞 然天子者也示力發教

太祖皇帝北定中原傳檄至中國吾山心歸夷心夷心

大槪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
居外必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者也元氏廢壞
綱常瀆亂倫理天厭其德人心離叛今河洛關陝雖
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互相
吞噬為生民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恭天成命罔敢
自安今茲遣兵北逐群虜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讐
携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告示兵至無怨歸我者永
安于中華背我者自窳于塞外初山後諸州自石氏
割棄之後淪沒虜中不能自拔害政汚俗積三百餘
年來太祖幽州之役幽燕豪傑多欲執殺主帥開城

兩世降歸宋師不利引還豪傑失望後聞宋亡相顧恨
恹以為無日復見中華也及茲檄至轉相告語歌舞
于道長者往往泣下自嘆不丁盛時陷弱垂老指羨
兒輩稱有福云

臣畊曰斯檄也義限于精一之傳道普于位育之極
功加于治洪水驅猛獸之上也是故以綱常責元氏
而禮教明以順逆開陷溺而仁恩溥以甘心臣虜戀
恃污穢策群雄之無成而名分定臣愚以為自開闢
以來揖讓之外取天下之正聲罪之公撥亂世反之
正之烈未有如此者也

五夏... 亦有...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 亦...

兩鎮三關通志卷二

...

...

